

夷

堅

志

夷堅支庚序

起良月庚午至臘癸丑越四十四日而夷堅支庚之書成凡百三十有五事稚子捧玩躍如以喜雖予亦自駭其敏也蓋每聞客語登輒紀錄或在酒間不暇則以翼旦追書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無差戾乃止既所聞不失常而信可傳又從呂德卿德二十說鄉士吳潦伯泰出其廸公時軒居士昔年所著筆記剝取三之一為三卷以足此篇故能捷疾如此聊表篇首以自詫云

慶元二年十二月八日序

夷堅支庚目錄

卷第一十二事

鄂州南市女

詹材狗

清泉鄉民

黃解元由僕

林子安赴舉

潭州府治

卷第二十事

妙因僧子深

丁陸兩姻家

夏氏燕

洪先輩鼓

蘇相士

張主簿墓僕

臨安稅縣

天柱雉兒行

藍供奉

新建信屠

蓬瀛真人

慈湖夾怪

浮梁二士

余聽聲

賈屠宰麋

方大年星禽

卷第三十四事

劉殿丞夢僧

黃州甯氏兒

孫監酒丹生

王衍之

天池廟主

詹撫幹

黃瓊州

興化官人

評

祝評事

莆田人海舡

林寶慈

朱氏乳媪

卷第四十五事

霍和卿

石城尉官舍

王氏婢

金陵黥

吳山新宅

李成忠子

奔城湖女子

陳秀才女

張通判

石城民眼贅

蒼月新聞

碧石骰盆

李万隊將

海門虎

吳江二升

王氏白金器

伏虎司徒廟

卷第五十六事

明僖寺鯉魚

鑊匭筆

石城溪童

過椿年

西館憍騰龍

浮梁縣宅

武女異疾人

金沙灘舟人

真如院藏神

陳瑤不殺

白术苗

郁大為神

李淑人

華嚴寺僧

新安尤和尚

辰州監

卷第六十一事

處州客省

海口譚法師

蕉小娘子

汪八解元

歙廳呂明

卷第七十七事

向生駟

雙港富氏子

盛珪都院

潘統制妾

都陽縣社壇

胡宏休東山

徐問真道人

金神七煞

蓮湖土池

史家塘

應氏書院奴

馬大夫

邵資浮詩

周氏子

招慶寺水

華陰舉子

明州學堂小龜

胡彥才子

村民殺胡騎

李源會

薛和夫

盆步岳翁

卷第八十六事

王上舍

餘干民妻

煉銀道人

李山莆妻

蕪湖儲尉

茅山道人

金壇翁甥

江渭逢二仙

景靈宮道士

黎道人

開福院主

道人治消渴

卷第九十六事

景德鎮娟人

溧陽狂僧

鮑同及第

淵明瘞酒

、柳國鯽魚

余吏部

石逢時

楊州茅舍女子

巡察都監

陳逍遙

朱少卿家奴

無錫木匠

程老枕屏

新安道人

卷第十十三事

嘉魚龍珠

葉妾廿八

胡氏異兒

白石大王

姚時可

天慶觀道人

劉職醫藥誤

金山婦人

舒道人

徐千一

楊可人

汪四女

韓世旺弓矢

吳淑姬嚴藥

夢監補賦題

夷堅支庚卷錄終

共一百二十九事

夷堅支庚卷第一十二事

鄂州南市女

鄂州南草市茶店僕彭先者雖屢肆細民而姿相白哲若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於簾內窺覘而慕之無由可通繾綣積思成瘵疾母憐而私扣之曰兒得非心中有所不愜乎試言之對曰實然怕為爺娘羞不敢說強之再三乃以情告母語其父以門第太不等將詒笑鄉曲不肯聽至於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吳翁使勉從之吳呼彭僕諭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昏鄙其女所為出辭峻卻女遂死即葬於百里外本家山中山義予盛觀之嘆詫山下樵夫少

壙

幸

上

年料其曠、柩瘞藏之物豐備、遂謀發冢、既啟棺、扶士尸起坐、剥衣、女忽開目、相視肌、体温軟、謂曰：我賴爾力、幸得活、切勿害我、侯黃昏、抱歸尔家、將息、若十安好、便做你妻、樵如其言、仍為成補治、塋穴而去、及病愈、據以為妻、布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生之念、不暫忘、乾道五年春、給樵云：我去南山、久汝辨船載我一游、假使我家見時、喜我死而復生、必不究問、樵與俱行、繞入市徑、訪茶肆、登樓、適彭携餅止、女使樵下買酒、亟還、彭並膝道、再生緣由、欲與之合、彭既

陸

素鄙之仍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白晝見形
女泣而走逐之遂于楼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執彭
赴里保吳氏聞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
故并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
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抄
化到鄂正覩其異清尊錄所書大桶張家女微相類
云

丁陸兩姻家

興翁德興氏丁陸翁與同邑陸二家為姻家其居隔一都
皆致力農桑為上戶陸一弟客遊它鄉二十餘年而

喜

歸從兄析貲產兄靳之訟于縣乃盡斂金帛浮財寄諸丁氏凡田園之在契券者一切中分事始息未幾陸訪丁索所藏丁曰君兄弟爭訟方竟遽取物歸万一彰露是自啓禍端我亦當受追逮證左之撓且牽連獲罪矣宜更少留吾家徐取之未晚陸善謝以為誠言過兩歲復扣之則調詞抵觸曰君蓋戲我安得寄索如是而無片文隻字可憑盍理于有司陸雖知丁已萌掩有之志念終不可泄漏以招弟訟但隱忍茹苦快快而殂丁即往奠哭唁其諸子及還家望陸翁坐其廳上見丁至叙謝款曲丁曰親家已亡何為

佛

在此耶陸曰我以君乾沒寓貨飲恨而死故來取之
宜悉以付吾兒不然斷不相捨丁曰身履冥路須財
何為今當廣集僧徒多造物果為資它生福助何如
陸不可往復辨詰奮然而起曰我去矣汝自商量遂
隱不見丁心知不義然貪得弗改終不肯償後數月
陸白日來怒罵曰我為汝故隕命固已弗問但令返
我元物開諭周悉而略無悔意當相與證于陰間耳
丁氏子弟在傍共聆其語少頃梓丁仆地宛家人扶
救之已無及

縣土鮑
栖荷說

磨材狗

民

德興詹材田舍代北狗生于氏至貧自無以食狗之
子母終日無所飼養皆瘦悴骨立相去半里鹿坡王
氏求其子歸飲於槽糠每食竟即掉尾返數處嘔出
所餐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彼鄉士人為賦

雨

孝犬歌屬和者盈卷軸其一篇云慈烏反哺古所稱
不聞乳狗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狗於良
鄰良鄰家貧并日食狗母長飢骨柴立乳狗食竟掉

母

尾歸嘔食喂母使母肥朝餐歸嘔暮復續獸類之中
類考叔紛：養志多缺如慙愧四足之韓盧言語雖
未工足以垂訓薄俗故表出之

夏氏燕

德興土坑夏氏乃支已所書二瑞者其族子某不學
無識每飲酒後好張弓挾彈亂射飛禽翔集往來者
無不被害雙燕巢於梁間戲射之遂斃其雄門外有
陂水雌者見雄死啁吼悲鳴徑投水中而沒客聞而
作歌傷之曰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
聞寄淚來瀟湘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狂兒好游獵
彈射飛禽類幾絕梁間雙燕啣呢至飛鏃傷雄當兒
戲雌燕視之兀如癡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陂水清
且此一飛徑溺澄瀾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

呂氏女手刃而頭報夫讐注云許升者為盜所害後
刺史得盜升妻呂氏手斷其頭歸以祭夫此事出後
漢烈女傳

清泉鄉民

淳熙十年南康建昌縣旱民告于軍司戶張玘子溫
受牒檢視溫泉鄉人李氏名田數百畝皆成熟不肯
陳詞問社交徧責之謂其立異李曰投訴當以實我
家田不早豈應欺天欺人且自欺乎必不可衆之桀
惡者曰今一鄉稱旱而君獨否官司必以它人為妄
是獨善其身而貽害百室也李猶持前說於是昌率

惡少夜拋磚石擊其扉及屋瓦呼譟徹旦固未逞志
遂公肆言恐之曰先焚尔廬次戕尔族事到有司不
過推一人償命耳李不獲已亦隨衆自列得以分數
蠲粗為錢六萬既而悔之曰禾穀不損而強我如此
何以俯仰于天地之間顧已無可索乃邀道士數輩
用所免之數建醮遠以謝過示不以無名之利自潤
也明年秋此鄉復旱無毫厘之收唯李田高下皆得
善熟

子溫說

洪先輩鼓

鄱陽洪舜臣習毛氏詩獲鄉舉後連試不利考其學

業在可上可下之間然夙精五行書尤善推星數自
期不薄里中多戲之曰君幸得恩科一官著綠袍足
矣掉頭突應曰吾星限以定必取正科鄉舉其俗大
家好蓄鼓遇昏姻盛禮召會賓客則推擊集衆且為
謹欣或見一持鼓求售者洪捐五千錢買之其家無
餘資皆疑為非所急洪曰候來報省榜日當用之矣
聞者益傳以為突慶元二年以免解入都戒其妻曰
到三月間多釀酒準擬攜報榜人及待賀客至期鼓
在架上不擊自鳴者三其聲向徹于外向之突者異

焉果登第

浮梁李一鳴說

黃解元田僕

靳春縣大同鄉人黃元功富室也佃僕張甲受田於
七十里外查黎山下紹熙初無疾而死体未全冷妻
已治棺三日不忍歛但泣守其側忽起坐言曰我承
得文引一道差追黃解元元可速具食仍賣草鞋一
双妻不敢問即辦之張元不下蓆而飯自空鞋失所
在復瞑目明日又寤謂妻曰到黃宅門撞着法師在
彼守候甚久入去不得今須索展限汝更安排飯與
鞋既而飯亦空鞋亦不見張冥冥弗語明日復寤曰
黃宅設醮道士持誦行法更不可近前又要再展限

於是一切如前及寤有喜色雙履皆破云道士雖去而婦女滿屋宇定病人依還取他不得若更空回是出違第三限必遭刑責止憂撓無計偶見渠廊上有鼓我極力推下三聲震響婦女盡出看遂乘虛入房方始追得見押在路今次真與汝相別從此長往不復甦黃解元者即元功也當張僕三往追時已出明異塗不憶為主人矣妻後詣主家訪其事皆然

光贊叔說

蘇相士

淳熙十二年冬予以待制脩史假道山堂前日問負暄沈監虞卿遣相士蘇生來王敬甫正字繼至蘇語

予曰待制十日內當有鞶帶之錫却不濟事終到立
春日有遷陟之喜名為異恩亦不甚緊要然舉朝皆
無之是為可慶吾自不能曉也敬甫求相蘇曰早來
飲酒邪曰昨夕赴李侍郎宴集方為酒困蘇曰神采
已昏當俟它日子出局蘇來見曰王正字前程殊不
甚好難以明言幸其宿醒姑詭詞以卻酒之為害但
能敗一二分氣色其於骨法本不相妨也及二十八
日裏見北使予嘗借學士出聘故循例關左帑金帶
趙朝明年正月五日以

光堯太上慶壽肆赦文武臣悉理三年磨勘唯禪位

以前曾任侍從兩省以上者各轉一官時侍從已盡
但兩省官三人存史魏公自以八十拜太傅王宣子
居憂子獨忝轉通奉中外皆無該此者敬甫旋補外
蘇生之言奇驗如此然它言皆不一中云

林子安赴舉子

鄱陽士人林子安居于石門紹興三十三年秋入州
赴舉行半程飯旅店逢一客某州教授者來相與講
礼客蓋謀為饒試官欲從杭治使者魏彥成求荐牘
因從客問林曰魏戶部何如人林曰子安與之姻戚
其人慷慨急義客有喜色屏左右延林入室置酒輸

寫胸臆曰君於魏託契厚薄何如某今實蒞試於饒
君苟能致力則當任一舉之責以為報林悚然弗歸
敢承至于丹三始請其說客詢所習經以尚書對客
曰某正用書登第嘗擇題目難控搏者為答義三道
下曾示人茲以相授幸藏之勿泄勿失便當以此三
題試舉子矣林捧接愧謝旦而告別泊入舉場教授
者搜此卷不見遍訪它房索之亦無有殊以負一緣
出院林往謁之白曰蒙先生成就之意甚厚適試前
一日忽得疾極危困及明朋友邀勉挽掖以進而頭
如受斧寸步莫前遂成空返所以留連未還里者須

先生之出達此謝意雖云無成直與受恩等耳竟為
力禱公得^體一章與之林生之高義如此只終於布衣
其子憲頗修飾嘗預鄉書晚^世方得官為道州永明
尉張子溫說

張主簿墓僕

鄱陽人張主簿嘉績字成叔有父墓在東閩外十里
其守僕曰裴九裴之姪壻曰胡三淳熙十三年八月
采菱於土湖夜歸冥行小徑遇男子十數人暗中不
能認面目同聲語曰大家去魏八郎宅赴會胡不肯
行曰要將菱角歸家事持洗滌赴絕早上市若連夜

赴人會定到曉又不與魏八郎識知元不曾見招豈
可上他門戶衆皆怒梓拽行六七里至薦福後山松
林倒縛於樹歐擊無數乃去裴氏一家終夕呼索及
明日已午間始得之已昏困不醒救灌移時方能話
所見魏氏者在城內今夜設冰陸云

張子理說

潭州府治

黃繼道樞密乾道初知潭州其姪壞并婦侍行黃公
無子壞每夕陪隨率二更後始反室一夕歸差晚婦
已就寢見一男子立帳外異之且疑為外間卒史竊
入乃跌坐戶側潛伺所為其人若已覺蹉蹕而出急

逐之過窓下不見彼處有芭蕉數十叢葉高出簷遮
蔭甚廣晴晝蔽虧不覩天日環意其幽陰召怪恠禽
芟除獨餘根拊至暮其長如初凡三代三生於是熾
火焚之臭徹于外發其下得大穴一所光潔如掃頗
為深迥蓋蛇蜃輩所居也運土數百担築塞使平怪
不復作子中孫說

臨安稅院

臨安府都稅院中有神祠名為田相公廟初不知何
神也每歲正月必設醮一席以奉之慶元二年院史
以寬餘錢絕少不能辦集乃置弗講俄有蛇當未驚

蟄之前出於像下屈蟠張口殊不畏人一院相顧悚栗因言頃年亦曾如是而又差大於兆為不吉亟裹率公私以暮春脩故事既非諸人本心殊極菲略至五月二吏坐罪黜配十月中車駕詣景靈宮稅院官吏迎於道傍而令婦女覘省於起居幕次內遂為邏卒所糾越三日有旨監官余玠錢萃皆放罷人以為蛇禍之延疑亦偶然耳玠吾甥也

夷堅支庚卷第二十事

妙因僧子深

池州貴池縣下妙因寺律刹也有僧子深主之壯歲
游方叅請涉歷弗倦而飲饌之間不擇葷素皆以為
況々常流耳乾道九年九月九日所善柯伯唐過之
留飲數杯將徹忽語唐曰子今日為我證明唐日聞
師說此事久矣只恐未必了得深作色言吾今撒手
便行不比常時子盍小駐即入寮中使童行鳴鼓集
衆已則端坐索紙書曰衲僧日々是好日要行便行
無固必虛空天子夜行船摩訶般若波羅密擲筆而

逝鄱陽渚田院主善祐黥縣人於此寺落髮喚深為
叔見其事

天柱堆見行

舒州皖公山天柱寺廊下有巨碑云唐時崇惠禪師
卓菴山中前有磐石每日對之誦法華經一野雉來
傾聽略不動足如是三年不以寒暑輒廢一旦不至
試於草間求之已立化矣為用僧法茶毗之夜夢雉
來告云以聽經之故得免禽身今託生山下農家作
男子師不相忘後三日願訪我及期而往見嬰兒相
顧而笑左脅下尚存翎痕師謂其父曰善視之到十

歲後教從我出家父如所戒師名之曰定休且呼為
靈休侍者又九歲坐亡於西原瘞塔故在今天柱寺
乃是庵基也利書記者不知何時人作雄兒行一篇
宣揚其事黠僧善祐傳之故書於此以廣釋證其詞
曰當年江上楊風舫淮山望極排空青令登天柱賞
潛皖元是吾家翡翠屏禪叢一室因棲寄選勝尋幽
辨真偽虛廊指蘇讀殘碑三百年前刊異事此山開
闢至唐初乾元中作金仙居彭門大士曰崇蕙栽基
創始成茅廬牛頭道化將雄鎮浮世勞生未知信乘
開石上誦蓮文非謂踈慵効精進空山白晝接清宵

壤衲披肩度寂寥玲瓏宛轉斷人慮七軸圓音震海
潮奇哉有物名緣會錦綉毛衣勝綵繪常伴山鷄與
鷓鴣優游飲啄煙霞外山梁疇昔難時哉此日祇園
應世來昂頭歛翼傍禪石下來側聽忘驚猜醍醐洒
盡燒心大暮去朝還無不可宜成永向佛菩提春燕
秋鴻豈知我俄聞荒草蛻其身夢魂夜告生為人幽
奇溪石駭端的右脇遺翎跡尚新妙齡自厭居民俗
祝髮依師隱林麓他經雖授難遽通唯有芬陀利精
熟歸因嘆息省前緣法種慈薰豈偶然立名定體標
殊持灵休表示為佳傳閑行宴坐何超脫古鑑無塵揮罷

拂登高臨遠快幽情滿目風光舊時物几席巾幘侍
服勤間、收、十九春西原危坐順圓寂戒珠數粒
輝香薪貞源始覺初無礙月轉遼空水歸海千聖徒
中熟後生一片靈臺長不昧回觀輪裏漫啁啾暖日
和風戲未休息完追逐蕩不返六道三塗豈自由君
不見潘安誇射賦動爾骨号穿爾嗟又不見退之詠
獵詩馬前五色墮離披雲間哮擊惧鷹隼草中竄伏
憂狐狸魯恭去後無消息更有仁恩霑動植桑下馴
游哺影時未必兒童能隱惻浮屠宰覩鎮盤岡累聞
繼夕騰輝光聖賢田地亦如此方寸凡情未可量蜀

川鸛鵲持經法舍利精熒滿金匣至今忌日慘巖壑
群類悲鳴繞層塔近歲濡須釋子家松枝雀化皆稱
嗟纖毫不動幾寒暑翻然只恐臨蒼霞賢王國士稱
奇絕巨石豐碑爭頌說妙墨高文繁斗星陸迂谷變
相磨滅也知靈識盡超冥證出斯禽事顯明寄言嗜
欲沉迷者請看天柱雄兒行右二事
善祐說

藍供奉

藍氏自國朝以來世為內侍淳熙中供奉官某者自
以失其身闢門思抗志清淨常寢處於後園遇方外
人至必曲意延留某年七月有客入謁標儀頗不凡

求得少駐即館之一室累日後客忽具酒餞招藍同
席藍曰先生孤單逆旅囊無餘資自給不勝翻作主
人何也笑曰將有求於公茲不足為多費藍曰苟有
所須但言之無不可者客唯唯又旬日始言願公八
月十五日自朝至夜勿出當有誠託藍曰敬奉戒設
使入直及內宿亦須假矣至期相與促膝室內雖如
廁、便旋亦追隨弗捨才黃昏共榻而息使藍居外
夜漏過半聞有擊戶而呼者客附耳低語令勿應于
舟子三呼者怒曰被人命數久盡兩番聾了今度詎
容復然又叱藍姓名曰此於天地造化所不置若汝

強為庇護固不遣出將執汝以復命藍亦不敢作聲
遂排闥而入環旋走趨客屏息下榻吐延沫自塗遍
体來者終不見其處臨曉寂無影響客起謝曰賴君
之恩我不復死矣縷、數十言致殷勤乃去遂絕迹
不來大抵學道者多預知命終之日必著意逃隱如
甲志之車四乙志之巢先生是已藍君以慶元初卒

新建信屠

隆慶府新建縣屠者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
門呼與語誘至後舍刺殺之刎其首夜舉尸投沒中
而以鋸屑糝頸血納諸竹畚旦持入城蓋素與某家

有仇將寘其門為証汙計既而不果復携歸首于已
臭乃伺隙處拋于道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為人首亦
敢而明言邏巡者見之白于官府命三排岸究緝女
家訝女出不反聞其事亟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者
二為宗室不釐務獨潘忠翊任責旬曰不得賊蹤跡
有粟七官人者善邀紫姑神試往扣啟得詩曰木屑
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縈心首身異處分江漢三
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步兵過彼處逢小兒
說所覩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人向西邊去
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

衆

切肉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衆買一猪賽福倩
汝提屠刀為一往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色以
動語聲低怯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拱手承
服執縛送府使撫尸於江尚未全壞訐始行兇之日
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蓬瀛真人

潼州路都監蔣師望台州黃巖人說其鄰居祝氏子
少年未娶讀書於家塾善邀紫姑稍暇則焚香致請
來者多女仙或自稱蓬瀛真人祝子因生妄想學業
蕪廢久之仙下臨容色妍麗塵世鮮比但机休不

甚白哲祝惑之留與共宿欣然無難詞自是每夕必至經半歲形軀日削且厭、知氣父母意其適娼館約束僕隸勿使從游然此子固未嘗出戶庭但夜枕切、與人私語僕竊聽者皆莫得聞其家唯一子母愛之特甚密扣詰之終不肯言母曰汝父年過六十七日夜望汝成立以光門閭今惑于妖鬼將為性命之憂為我盡言當卑為之所祝亦悟始叙說相見之因云此女來累月無問寒暖只著皂色衣似言不欲豔裝袿服以招窺看其出入未嘗由戶莫知所往母灼知為怪曰曷不一詣其所居祝奉戒以告之女畧不

久

拒即携手自窓外穿踐荆棘可半里許到一宅宏敞華麗置宴席而器用不具飲饌惡薄執事者惟小童八九人男女相雜祝會畢而歸旦以白母、慮為淫祠木魅使僕於山谷間遍索無形似者里中老人謂祝翁曰郎君所苦既不可究竟吾聞之物久亦能為妖君家牝猪已過十年其豚在者八九輩耳今此女常著皂衣必是物也祝族悉以為然議鬻諸屠肆雖價直已定而遲明方買縛是夕女復至與祝訣曰相從許時緣分有訖聞君家行且見逐無由復奉殷懃之歡子善自愛涕泣出明日群猪皆不見祝遂免禍

慈湖夾怪

巢縣宰潘昌嗣淳熙十年解官歸金華江行過蕪湖
至慈湖夾天正晴風忽起撼擊所乘舟雙櫓中断船
師使舟中人併力撐篙將傍岸一半又折駭窘失措
僅得抵蘆葦叢攀以擊纜望十丈外有異物突起波
上其大如五尺盤巨目方觀類皆朱赤全類神詞獄
戶所画獅子鬼面者潘焚香拋楮家人齊聲誦佛拜
而乞命且許至金山寺設水陸供答謝久之物睢吁
稍底遂沒不出黃昏復乃定惴惴宿泊湏曉始敢東
下姪孫子中紹熙間部臨川米餽到長風沙為驚浪

所激遙見一獸彷彿若鯪魚刑閤如疾翹其尾高出水面每一鼓鬣風輒隨而起幸其徑去亦為之終夕悚然乃知溫太真牛渚燃犀所見皆此類也右四事子中說

浮梁二士

士人應科舉卜筮之外多求諸夢寐至有假託神奇以自欺者若出于它人之口則謂堪信予得浮梁兩事的、可錄輒併記之其一曰馮一飛以乾道戊子秋試罷偕里社友交歸所居壽安鄉道遇村民售豆腐者拾擔敬揖而請曰諸郎君幸少住我將以夢為相得失歷視數人畢遂指馮曰吾官定得第一名我

於前兩夜夢我祖告曰吾鄉秀才有生得眉毛直立者必作魁明日當過此可審細求之觀君面貌是已及榜出馮果用辭賦為首選往求昨民持錢帛致搞其一曰朱文郁在縣市居以淳熙己酉試還家三之日其隣家來言昨夜夢一神人語我云縣下文四十四郎已發解可說與朱解元教他知朱漢測其意念邑內雖有文四十四乃市井常流耳不讀書不曾應舉所謂說與朱解元之言有何交涉既而朱獲薦始悟文生名郁故及其姓氏云

余聽聲

三衢余山人善相氣色又工聽器物聲嘗至婺源邑
士李熙仲家試其術使立戶外而自登廊上鼓梯執
兩椎敲擊數四乃呼入問之即曰鼓有雙聲當應兩
子弟喜慶事擊者亦非碌碌人也歲淳熙十三年
及秋試二子偕荐名明年赴省其叔智仲以左藏提
轄充貢院點檢試卷官牒往別院皆遭黜

賈屠宰肇

平江屠者賈脂以貨肇為業常熬飼數十頭每夕宰
其一迨旦持出鬻于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真錢一
千人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贏得頗多一夕

大醉認十歲兒為摩束縛于按妻奔往爭救賈示以
刀不敢前但拊膺寃哭賈支解剖剝其兒與摩不異
四鄰雖聞之畏或相累唯謹閉門明旦賈如常日喚
兒整擔妻曰夜來屠割死子做一推血肉何呼為驚
而往視姑痛恨自擲然已無及矣蓋多殺招報冥理
章：時淳熙元年也

方大年星禽

乾道中浮梁林落間有術士方大年精于禽課邑人
稱為方星禽但極嗜酒無日不醉值其醒時卜應如
響西鄉張氏富于財遭盜肆劫捕之不獲府縣以

責尉、盛生懼謹然無所施力。丐級磨通奮以訪遂
為己任。盛問有何所據。對曰：「恰行市中見方星禽醒
然無醉態。因命之作卦。曰：『賊已去。』此五百里急往追
之。尚可得。然須有絲竹管絃之下。其言必可信。願給
引帖以行。即挾一客能物色姦惡者。俗謂之眼與之
俱。西到江州寓旅。即日議所向。所云絲竹管絃之說
當是彼得不義之財縱游妓館。或詣勾欄有婦女之處
宜各更衣易貌隨所在偵索。越三日了無所遇。共過
一茶肆。之後皆作僦舍商賈。雜杏見一人布袍獨
坐。為眼者異之。近其側詳扣鄉里。縱跡其人。應荅窘

忤欲起不能眼者叱使住目詹執縛其人束手就擒
承伏厥罪詹偶舉首仰視則笙簫鼓笛列桂壁間始
驗方生之術歸縣誦言之從此增價而方不能節飲
竟以酒病亡有弟大昌犹在然推筭非兄也子古四事
理說

夷堅支庚卷第三十四事

劉殿丞夢僧

建安劉處約以殿中丞通判南劍州夢一僧相訪自言宣城人云某有一指之厄暫來寓世五十七年是歲生子名曰詵因赴試都中值苦寒右手小指遂拳曲不復可伸既擢第官至大晟府典樂壽止五十七

特贈龍圖閣學士

其孫謨說

黃州甯氏兒

黃州黃岡縣陽羅鎮僧寺之側有市民甯文以灌園為生紹熙五年六月妻產一子名之曰婆兒甫兩歲

慶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晡時天地晦冥雷電暴作
兒在門首忽失所在移時開霽得之於果棚下伏卧
不動有朱書七字在其背曰天下太平慶元年字闊
二寸分作兩行唯大字頗暗觀者拊摩隱々然隆起
凡半月餘始沒而不見兒如常監鎮務官具告郡書
坊圖其事刻板鬻之

孫監酒再生

監平江府外坊竹青庫孫某以紹熙五年六月得疾
至九月而死踰半日忽起坐欠伸顧瞻妻子在傍環
立相賀孫問曰我病幾何時曰百余日矣所苦何事

具以告曰我全不能記省今已脫然但經時不理公
家事此心懸々况收糴糯米做造新麵正合辦歲計
豈容卧家即蹟櫛更衣命駕適庫點閱簿書遍行局
舍酒人不謹者皆捷治之然後歸謂妻曰我久不食
覺甚飢湏具飯三分羹三甌肉三椽為一飽計妻微
訝其異如言辦之以次啖食俱盡無餘復登元榻悽
慘而言曰本命已盡逮到冥司而主者不肯納曰汝
猶有一日職事三頓餘食合了當了却來所以暫還
今兩者既畢真死矣遂卒孫兄仁為逮康推貨務在
為王南卿言

南卿
說

王衍之

王衍之荆公四世孫也寓居湖州調建康司理叅軍
迎吏至擇日赴官忽語家人云交代相訪索公服出
延接家人謂代者不應此來深以為駭既出廳事秉
笏進趨為與客對揖之狀喚茶及湯如常時待賓礼
小史但見官人獨坐獨語俄起曰只用今日交割亦
可容便去拜見送客出門而還妻子問其故默不答
皆相視收淚王衍堂上未及脫袍帶仆地死竟不知
墮何等幽趨也

天池廟主

河外麟府西州為西北屏蔽國朝相承用王氏世守
麟折氏世守府麟州城外有天池庙極雄偉郡守率
以月旦親往奠謁宣和末某團練襲郡事一日到廟
禮畢忽戒吏卒使暫去須未時乃來即自闔大門隨
直使校客將輩皆怪愕不敢盡去但傾耳竊听之聞
歌管喧譟獻酌交醕歡笑之聲響徹于外至未時出
啟閤醉容溢面上馬還家告妻子曰我已受命作天
池庙主尚此少留俟庙字了然後赴上甫一月火起
廟中大屋百五十間頃刻煨燼王又言我今死矣未
須再建廟且造殿三間不要裝折只當中設幄幕仍

舊以初一日來凡吉凶影響當一切報汝一年之後
方可塑像過三年始隨宜增添屋宇可也其夕果卒
家人謹奉其戒每於幄內言語如平生有所告說無
不立驗忽一夕愴然謂子孫曰時世不佳我亦從此
逝矣吾家不可眷戀當謀遠避為逃命計問合向何
處曰只有西川好遲々未決泊復往則怒責曰何為
尚留若不速發大禍且至吾今日即行子孫方退火
自香炉中起廟復焚於是一家即行俱登途西入蜀
其年麟陷於夏羗王之孫紹興十九年為南劍州兵
馬都監王大夫榕作守聞其說

詹撫幹

會稽詹氏為郡巨室且多名士所謂撫幹者又最富藏鏹尤多嘗夢甲士百數從西廡趨廷下拱立其為首者前曰跽局公家久今將他適不敢不告辭皆再拜而出詹驚寤莫測至五鼓鼓復夢諸人由外入仍立於廷言曰走遍一府城內外福無出撫幹上者不如依舊伏事所以再來又拜而升廡是時將曉詹不能復寤起行廡間見地上及庫門往：沾濕庫屋十餘室元堆疊緡錢發鑄視之盡如從水中舫出者然後悟昨夕所夢蓋孔方兄欲捨而之他既乃還其故

處也詹之子道子亢宗為諫官孫晉卿睽天下至
今猶稱盛門右三事順伯說

黃瓊州

黃揆彝甫福州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用莆田獲盜
功改京官知沙縣淳熙末入都求郡留丞相將處以
瓊管黃辞焉留公曰瓊無瘴氣有賞典君嘗仕嶺外
矣且又見關何憚焉黃偶憶昨過三衢日問卜於劉
樞幹課中有瓊山字悟為前定乃受之在瓊二年臨
受代徒出教授官舍以需合符俄得疾瞑眩意色慘
悽語妻曰本不合來此屋住悔之無及我做秀才時

夢人告當作教授而終所以向來不敢注此賤今適
居其處真不偶然竟卒有子三人以過海賞及己酉
捧表恩并致仕皆得官黃之侄所說微不同去黃昔
夢棺上畫梅花一枝又書官至員郎終於南安教授
後在瓊泮得疾問新教授乃南安軍人及死梅通判
為之治後事

興化官人

紹興末興化有官人仕於潮陽任滿浮海歸中道抵
一村步舟衆登岸買酒邀其子同游子年十一二歲
整衣而出抱以往久之特酒一壺并肉羹餉官人夫

婦食之稱美越兩時子不返使童呼之高工嘻笑荅
言官人如何理會不得恰所吃羹乃其肉也官人拊
心悲痛知不免謂曰事已到此我不惜就死告容我
自為計其人曰爾計奈何曰幸見許取公裳穿着拜
謝天地神明然後赴水諾之既死又殺其家十餘口
唯留厥妻及女裸其体膚不挂片縷意欲使之不能
窺外於是衆迭姦汗覺甚餒則量與之食稍啜泣必
行痛毒回次泉南境初此官人携鄉里一姻舊為館
客當治裝時俾先歸里家務望之踰期杳々不至乃
僦小艇循岸迎訪到某港見二婦人探首視客而哭

時凶徒盡散入村民家二婦揮手使客去客解其意
偶巡檢廨舍近在數里內徑往赴懇巡檢悉柵兵追
捕凡二十輩無一漏網者獄未具會壬午覃恩赦至
除斃於獄戶者余多得生時人莫不冤惜

祝評事

衢州江山人祝評事者精錦囊地里之學隨其子為
仙遊令縣士傳秀才謀葬久來謁之祝曰就近有一
山房宿直穴昂宿守水上合天星真佳城也急買勿
失傳如戒成約偕往覘指之曰壬午年當生貴子位
至侍從後代子孫冠冕不絕仍為標記兆域乃去果

以是歲生子揖建中靖國時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待
制既卒又有行山者告其家曰先墓合出宰相可惜
穴低了遂迁就高處等五丈許異時一孫適臨安過
江山訪祝老之居評事下世已久有出延客從容及
先世事曰君家復來不曾輒改動乎曰自待制之沒
用一術者言徒之矣祝曰有犯徒刑者乎傳子駭曰
實有之主人起入室抱一書策出示之蓋評事君平
生所抄錄與人卜地本末其一曰仙遊傳秀才營墓
後當於壬午年生貴子或移而趨高則出徒刑人因
勸使速反其故曰尚可綿々仕官不然危解無餘矣

傳子謝歸復仍舊窠自是連有擢科第者元瞻淇元
魯汶歷位通顯皆其支胄云

莆田人海船

莆田士人守官廣右一僕嘗負罪遭治而不勇於逐
僕心怨主人因其湍罷泛海歸為碩賊船到半途全
家遇害拋尸水中唯一老兵既受刃而推墮板下賊
鑿破其船弃于淖別易船行兵傷處不致要害經宿
復蘇忍痛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
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為素者
報而訴于縣以大囚法桎梏緝訊雖強引伏中不

得其情邑宰白郡移赴司理院時正尉抱疾謁假主簿黃揆攝戕躬領弓兵護送才出縣門逢三盜著商賈服相隨游觀老兵指而呼曰此三箇正是殺人賊却教我苦中受苦揆即遣卒拘之同縛詣郡廷蓋三人者知老兵在獄蹤跡已露欲來听鞠勘消息故自投陷弇天網不漏交臂就擒泊獄成皆繫于市怨僕在其中餘衆悉道揆以獲免惡強盜三人當論功改秩初猶不欲自言謀于鄭景實鄭曰君既攝行尉事元非有心何為不可誰受賞

海南四州生黎雖不受征徭而事守令甚謹遇其生
朝則遣子弟部曲持香幣來賀主人亦薄為之報蓋
有定式林梅卿尚書之子寶慈知吉陽軍當此日嘉
黎人之勤延待之禮過倍常歲酋殊以為感林與龔
實之叅政同鄉里素厚善廣西漕使唐君夙憾龔而
廷怒於林著意求其過會有商客以鹽事來訴即遣
官率兵圍其城聲勢甚惡林有性命之憂走僕往黎
母山告急求救酋立擇壯勇三百衆兼程解圍盡取
林一家置于船上浮海東遁至于潮陽唐列上于潮
云吉陽守臣林寶慈貪虐黎人攻陷其郡俘其妻子
入洞矣朝廷不知虛實下經略司審究是時黎衆久

已退歸路無所犯但訪林所向莫測存亡後數月林自潮顧兩丁荷轎趨福州謁鄉師陳丞相具白其故公為開奏本末林先以父蔭授承務郎累遷秩至奉議矣詔貸其弃城逋逃之罪復與初補官仍只理監當資序於是調監饒州永平監未幾而卒議者常謂蠻蜚無信義覘此一事報德排難之節可侔古人中州有所不如也右五事鄭景實說

陳秀才女

金華縣郭外三十里問陳秀才有女美容質擇婿欲

嫁而為妖崇所迷獲不復知人其家頗富贍不惜金帛招迎師巫以十數道士齊醮符法凡可以禳治者靡不至經年弗痊其隣張生亦士人也夜聞女歌呼笑語密往窺之門外一石獅子高而且大乃躡其背而立女忽怒言曰元不干張秀才事何為苦我張生愕然知必此物為怪將以明日告陳而陳氏謂張有道術清旦邀至入視張不言昨夕事但誦乾元亨利貞生曰吾用聖人之經以臨邪藥如將湯沃殘雪耳因語陳曰吾見君家石獸形模猙獰此妖所由興也宜亟去之陳即呼匠鑿碎而投諸水女遂平安

朱氏乳媪

陳天與侍郎之女嫁金華孝順鎮人朱熙緝從陳公赴建寧到府數月其次女乳母鄭氏晝日入厨忽迷困如醉呼喚不醒命道士巫覡治之歷數日始蘇云正在厨下見白衣人從外入自稱我是婺州人汝哥歌使我取汝還鄉不覺隨以出漸次踰城抵建陽崇安其行極快更追趕不得每到山領下不能進則負我而登過信衢婺三州遂至鎮認得本家在成欲一往看娘白衣者嗔憤用拳棒打亂兄鄭二見而怒曰是我妹子自隨七官人在建寧府衙內汝如何得帶

他來又更行打將執之白衣遜謝而去俄有大赤龍
煙霧纏繞衝奮而入含水噴我其冷如水乃教覺元
不知是夢也因此病足股掣痛不能下床凡半月而
愈赤龍者蓋道流所呪符云

張通判

舒州人張通判家富冠一州多蓄聲伎喜賓客調武
昌倅貳臨之官郡寮相與置餞於南湖官奴盡集中
席各暫起張在驛堂一婦人從後拊其背面視則捨
去認其人乃妓魁王蘭也頗怒出與理掾言呼蘭責

問蓋同群聚飯於外初未嘗獨入方知為異物心瞿
然飲酒不樂而罷後兩日暴疾即亡鄂卒已來迎不
及赴右三事子
言姪孫說